

说酒酿圆子是上海特产,上海周边的人要跳起来了:凭啥?我们这里老早就吃上了!

说酒酿圆子不是上海特产,上海人会买账吗:在本地,无论餐馆还是家庭,只要想吃酒酿圆子,几乎360度没死角地立马到手,其他地方有那么容易吗?

说实在的,一种吃食,原始产地,即使再高级点——拿到地理标志,重要吗?重要,但它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,因此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意义。

道理很简单,什么东西,在什么地方,最终成为什么“标准格式”,并且还能发扬光大,乃至风靡天下,谁就是老大。

鸭梨真正的产地是河北泊镇,天津只是物流集散中心而已,那么,有谁认为“天津鸭梨”应该恢复“泊镇鸭梨”呢?汉堡包发轫于德国汉堡地区,后来传到美国,几经迭代,才定格为如今的三明治格式,试问:现在还有谁在德国汉堡旅行时想到去找“正宗汉堡”吃?

我到过上海周边不少的地方,吃过当地不少的饭,像上海人那样在饭局尾声动辄点个酒酿圆子,在餐馆菜单上随便翻翻就能见到酒酿圆子的,多乎哉?不多也!这里的原因,说不清,道不明。不过有一点:习以为常。“常”了,就会变为集体无意识的传承,甚至是死板的习俗。

上海人的口味,既不如苏锡帮一味甜腻,也不如宁绍帮放纵胸臆,一般总以清淡甘鲜为先锋,以浓油赤酱为中军。而殿后调和“浓油赤酱”之功,全赖一道甜羹。从前范围比较大的宴请,压轴的,必是一道甜羹(最后一道才是水果)。

甜羹可以是水果碎,可以是白木耳,也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以来,对于我们这个经历不少的年龄段的人来说,感慨良多,要说我们那个时候……

那个时候我们正上小学,上学期班主任会带我们去农田里拾麦穗,下学期拾稻穗。一切都处于启蒙阶段的我们觉得有趣好玩,一边低头寻找散落的稻穗,一边听着班主任的讲述:种稻,首先要播种;待秧苗出土长大一点,再扦插到水田里;在秧苗的过程中,人们要顶着烈日迎着风雨,拿着长长的耢耙在秧苗的行间距耨稻,以除杂草将土耙松;再过一阵子,人们扎起草蓑(类似席草编织的围裙)跪在水田里耘稻,双手似在稻根周围摸索什么,其实是拔除长大的杂草,有时在耘稻过程中偶尔让小砖块、碎玻璃划破了膝盖、小腿,鲜血滴在混浊的泥水中,和泥土共同滋润着秧苗;稻田里要不断地灌水,所以我们也常能看见水田的阡陌间、垄沟边有一个拿着长柄铲的放水员快步走动巡看,他的任务是见田里水小了便把水引进来,涝了,快把水放出去;其间还要施肥、除虫;待稻子长大了还要剔除混在稻子里的稗草;稻子收割起来要脱粒、晒场、轧(碾)谷,等新米上了餐桌,人们在回望那个过程时会感受到“一粒米七担水”的说法毫不夸张,丰收也是靠膝盖跪出来的。未了班主任口吟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在同学们心灵里播下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种子,也让同学们知道了拾稻穗的意义。

## 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

徐约维

“一生都在半途而废|一生都在怀抱热望”。我喜欢张定浩《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》诗里的这两句。

“半途而废”里,沉没着几多无奈,无助;而“不彻底”里,每每酒染着几朵美感。也许,它们是我们的劣根性;也许,它们就是人生状态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态,也是我们的命运史。

不知停留几许。也许,事物都有好景不长的宿命,也都有前赴后继的本质。含苞待放一刻,令人神往。临到怒放时,倒缺了些嫣然。

而且,更重要的,是离“尽”近了。不尽,才是好的状态。它意味着事情正在发生中,而且,值得期待。就像四季。不尽兴,不任性。有克制,才有回转余地。春光一泻千里。夏云热烈朗朗。秋叶层林尽染。冬山波诡云谲。

想想大地真是繁忙,要为每一朵花安排花期;要为每一棵树孕育葱茏。

桃下架了,橘登台了。江流有声,五谷丰登。亦莽莽苍苍,也姹紫嫣红遍地。万物各有自己的高光时期,值得我们静静守候。从小以来,一直觉得“不彻底”是缺点。现在觉,其实也是另一种分寸感。

不彻底,才有后续。彻底了,尽兴了,恐怕也遗落了再续的热情与动力,比如旅

## 酒酿圆子

西坡

可以是绿豆汤、赤豆汤,当然还有酒酿圆子。困难时期,糯米凭票配给,待到请酒酿圆子出场,大多已是春节前后,因为只有这个时段,各家各户手里都握有糯米,做八宝饭,裹汤圆,推糯米饼……还可以烧一盘(一品锅)酒酿圆子。当然,制造酒酿,没有糯米可不行。

仿佛酒酿圆子上席的节点和腔势,在苏州,叫瘪子团;在江西,叫汤米馊…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亦菜(菜肴)亦点(点心)。这在上海可行不通:酒酿圆子前面,是生煎馒头葱油面、桂花拉糕榴莲酥——标准的点心;再前面,不是芋芳老鸭汤,就是菌菇土鸡汤——标准的硬菜。菜点当前,酒酿圆子自我标榜或菜或点,那可是“犯上作乱”啊,必须摆正位置:既是菜肴的呼应(中和咸甜),也是点心的配合(调剂干湿);名字尽可能地低调,与什么菜点都不相冲——甜羹。

现在的吃货,吃饭行将结束,老的喜欢百合莲子,小的偏爱荔枝甘露。它们与酒酿圆子有同样的名目:甜品,由此自然而然地与菜、点,作了切割。

上海的主妇多拎得清啊,若把酒酿圆子加塞热菜,等于节省了一道干煎带鱼;若把酒酿圆子混同点心,相当宣布取消了八宝饭、春卷的地位,那是要被客人腹诽的。都说上海女人精明而不失大气,要是被一道小小的酒酿圆子弄得人设崩塌,不作兴啊。所以,这个模式——点心+甜羹,上海人如今一仍其旧,不觉违和。

## 惜福

汤炳生

那年,我跟父亲去新华书店买年画,我就挑了张《颗粒归仓》。

那个时候,在广播喇叭里经常能听到弹词名家严雪亭演唱的开篇《一粒米》:“一粒米啥稀奇……”说的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道理,也知道了毛主席说的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

那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号召。

后来,餐桌上的浪费闹大了,由宾馆、饭店蔓延到凡是有食堂的地方。

据报载,中科院公布一项2013—2015年的调查,中国餐饮食物的浪费量为1700万至1800万吨,相当于3000—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。

我们这一辈人,对餐桌上的浪费极为反感。因为当年我们正长身体的时候,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,忘不了每月的定量只给四五斤大米,其余的都配给麦片、鲜山芋或山芋干等等的杂粮。为了填饱肚子,生着法子创新:抓少许米放入热水瓶,倒入开水闷上一夜,那味道至今记忆犹新。为了多吃一点,半夜里去菜场排队买分配的蔬菜(去晚了怕买不到),回来烧菜粥。那年头人人忍饥挨饿,脸黄肌瘦……有了八项规定,刹住了公款吃喝,风清气

正,浪费少了许多。但反感浪费的我们自身又怎么样呢?

过去亲朋上门,主人就去买菜自己烧,吃剩的仍在自己家的碗里。后来改变了待客之道,流行上宾馆去饭店,吃剩的菜肴当着客人的面拿回来也太那个,于是硬硬头皮有腔调地撇派头,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。后来提倡光盘行动,饭局结束,主人有了个打包的落场势(由头)了。

难忘那一次,我的好友招待远道而来的宾朋,他出手慷慨,宴毕剩了好多的菜,但在众目睽睽之下碍于面子,那剩下的佳肴都成了餐桌上的垃圾。

其实我辈也没有超凡脱俗,看着浪费,皱皱眉头,着实心痛,但也只能从众。

近几年过春节,我都会暂离红尘走近香火,去山水竹林丛中的寺院待上几天,享受那里的宁静安谧,嘴上也多了一个词:惜福。吃饭时间,只要居士和僧侣们走进斋堂,气氛立刻变得正经,没有了说笑,不管是围坐而坐或是单独用斋,都不会剩饭菜,那是对餐桌上的敬畏。如果是凝稠的米粥还粘在碗上,都会倒点开水,连同开水一起喝完。即便是做佛事吃剩了的饭菜,哪怕再吃十天半个月的,也必须把它吃完,这是惜福。

如今杜绝餐饮浪费家喻户晓,深入人心,我们上海正在以精细化制度化落细落实厉行节约,在刚性和柔性中惜福。

其实惜福是积德,惜福是育人,惜福是大多数人的心愿。

我想,所谓创作冲动,就是那股子破隙而出的力量。思想的,行动的“堰塞湖”,包括拖延,包括焦虑,包括徘徊,找到决堤的缺口,找到能量与渠道,带着那股顺流而下的生猛。

很多时候,周全的文章往往是无趣的。“四平八稳”,面面俱到,你反反复复掂量,来来回回平衡,反而淹没了原本最尖新的一点。

文章,就是以偏概全。也许其他事也一样。说尖锐一点,生活,也是以偏概全。有时候,看着自己电脑里那些众多开了个头,或写了一半,或不了了之的未完成稿,说句心里话,一声叹息之后,倒也没什么太多的枉自凝眉。相反,它们倒让我心安。仿佛一切还有乾坤。

有时候想想,一些事情,与其纠结,与其不知所措,不如干脆就活成一个半成品,让一切,保持发展态势。一切,还有可能。或者说,让时间去修复,去填平一切吧。也许,前方还有路。

很多时候,人生一些意外事情,需要一些傻气,才能摆脱。而生活,似乎也学一学苏东坡的“享乐主义”。

阴晴圆缺都休说,且喜人间好时节。说到宋词,在我看来,宋词,包括那些七绝五绝的唐诗,就像一阙阙意犹未尽的“半成品”。

也许,正因为是“半成品”,才余味无穷,才一代一代流传在大地,流转在人心。惊鸿一瞥,戛然而止,给我们每一个读者保留了“二度创作”的可能性,使我们会在某个瞬间,忽然想起,忽然怅怅。

朋友格兄日前给我寄来了新作《停泊在水底的故乡》,捧读大作,我感慨万分。

王维有诗云: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格兄与我同龄,又是同乡同学,我们还有一起主创《泰顺报》的同事情谊,他给我寄来了《停泊在水底的故乡》,我宛如看到了来自故乡的他突然给我捎来了20年已久无音信的故乡的消息,怎不叫我感慨呢!

人人皆有故乡。故乡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是衣食父母之邦,而对于游子来说它是倦鸟返林的栖息地、精神的家园。一般而言,如果撇开地缘、政治、战争等因素,故乡是人们随时可以亲近、回归的地方。但是,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的故乡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淹没于水底,成为永远回不去的地方,他们就是浙江省珊溪水利枢纽库区的移民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故乡沉没水底已经整整20年了,在这20年里,我几回回梦回故乡,梦之真切,醒时模糊;又几回回踟蹰在水岸边,呼之不应,唤之不理。我恨不得化作一条鱼或者一根水草在它的胸膛里游弋,做着最亲密的接触;最后变成淤泥沉没于水底,与它永远相依相伴。

记得我最后一次回故乡是帮父母搬迁。当时镇里绝大多数人都还没开始搬迁,我因为工作太忙,无暇顾及家庭,只是草率地将父母的行李打包好,也没来得及到镇上各处走一走,就匆匆地告别了故乡,不料此后就再也没机会回去走一走、看一看了。如今想来真是后悔,为什么当时我没想到带走旧屋的一块砖、一片瓦、一抔土、一寸木或者留下一张照片?也许这些物质化的遗存不是什么特别的宝物,但至少能让我不时想起自家旧屋的样子,甚至或成为故乡的片光零羽。

## 回不去的故乡

张友明

朋友格兄日前给我寄来了新作《停泊在水底的故乡》,捧读大作,我感慨万分。

王维有诗云: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格兄与我同龄,又是同乡同学,我们还有一起主创《泰顺报》的同事情谊,他给我寄来了《停泊在水底的故乡》,我宛如看到了来自故乡的他突然给我捎来了20年已久无音信的故乡的消息,怎不叫我感慨呢!

人人皆有故乡。故乡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是衣食父母之邦,而对于游子来说它是倦鸟返林的栖息地、精神的家园。一般而言,如果撇开地缘、政治、战争等因素,故乡是人们随时可以亲近、回归的地方。但是,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的故乡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淹没于水底,成为永远回不去的地方,他们就是浙江省珊溪水利枢纽库区的移民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故乡沉没水底已经整整20年了,在这20年里,我几回回梦回故乡,梦之真切,醒时模糊;又几回回踟蹰在水岸边,呼之不应,唤之不理。我恨不得化作一条鱼或者一根水草在它的胸膛里游弋,做着最亲密的接触;最后变成淤泥沉没于水底,与它永远相依相伴。

记得我最后一次回故乡是帮父母搬迁。当时镇里绝大多数人都还没开始搬迁,我因为工作太忙,无暇顾及家庭,只是草率地将父母的行李打包好,也没来得及到镇上各处走一走,就匆匆地告别了故乡,不料此后就再也没机会回去走一走、看一看了。如今想来真是后悔,为什么当时我没想到带走旧屋的一块砖、一片瓦、一抔土、一寸木或者留下一张照片?也许这些物质化的遗存不是什么特别的宝物,但至少能让我不时想起自家旧屋的样子,甚至或成为故乡的片光零羽。



凌霄绽放

丁伟国 摄

## 你问过父母多少次

徐成文

华灯初上,斑斑驳驳的光电燃烧着这个滨江城市。

柔软的音乐声浸入餐桌。我和老何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老何是山东人,一身的气流一泻的洒量。酒到兴处,老何向我敞开心扉:漂泊在异地,心里装满了斗量的乡愁。而自己的事业屡屡遭挫,心情灰暗,不敢把自己的窘况告诉家里年迈的父母。而他的父母,每周三打来电话,选择在深夜11点,因为父母知道儿子忙,这个时段有时间接听他们的电话。

我和老何表情无比暗淡,都想起了远方的父母。他们总是牵挂着儿女,而儿女却因为工作的繁琐忽略了他们的存在。我也有一个月没有主动打电话问候父母了。于是,我和老何同时掏出电话,捡拾些好听的词语,向父母汇报。电话那端,父母的声音越发清晰,除了“好好好”之外,更多的是“一人在外,注意身体”之类溢满关切的叮嘱。前些日子,抛下工作的杂乱,趁着公休,驱车回老家。父母闻讯,早早在村口的公路上张望。汽车的喇叭声穿透父母的耳膜,他们兴奋得像个小孩。车一停稳,我后备箱的东西,很快被他们搬下车来。“关好车门啊!”父亲随手将车门撵过来,我的右手被挤压了一个印痕。父亲很是自责,呆在一旁手足无措;而母亲,则伸出她老茧厚叠的双手,握着我的右手,一口一口吹气,要我开车去村里的诊所,找医生包扎伤口。其实,我的右手仅仅擦伤一点皮而已,揉揉几下就无事。但母亲执拗,我只好去了诊所。返回城里,我早已淡忘了右手的“伤”,母亲则很快打来电话,一点一滴询问右手的伤势。我说痊愈了,她才缓缓挂断电话。一天后,她又打来

电话,嘱托我右手不要碰生水,怕被感染,还说父亲本想当面向我道歉,但不善言辞的他,总是说不出口。我说右手真的痊愈了,握筷写字均无大碍,父亲没有做错事,给我道什么歉?母亲的声音自然比较响亮,她在为儿子的右手康复而愉悦。我的心早已湿润,我为什么不主动打电话告诉父母,我的右手已无大碍,却偏偏等到父母问候才被动应答!

与我同一小区的小董,就读于一所985高校。他母亲早些年就离世了。或许学习任务重,他很少主动给孤独的父亲打个电话。几个月前,他的父亲劳累过度直挺挺摔在地板上。医院一检查,结果很严重——肺癌晚期。父亲一阵悲痛欲绝之后,很快坚强起来,他嘱咐所有人不能将此事告诉儿子,怕影响儿子的学习。夜色垂下,输完液的父亲,一步一步移到医院的花园里,给远方的儿子“汇报”当天的“工作”——今天搬了多少次货物,收入了多少钱,嘱托儿子只管读书,家里的事情有当爸的照应。或许父亲打电话不是很好的时机,儿子很多时候都在图书馆学习,怕说话长了会影响别人,儿子很快挂断电话。而结束通话后,父亲的泪水流满脸颊。他舍不得抛下儿子,但病情恶化,觉得自己陪伴儿子的时间屈指可数。同时他又有些埋怨儿子:我说话的气力早已不如以前,难道你就没有听出什么?又一次通话,父亲实在不想想着自己——我生病了,你回来一次!儿子知道事态严重,赶回家,才知道父亲住院已久。儿子哭天喊地,说自己枉读了很多书,只接到父亲的电话,却没有主动打电话问候一下父亲!

朋友,你多久没给父母打过电话?你问过父母多少次?

華亭風

李自君书